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三集)

2010/4/6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3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我們是第三次相聚在一起，再一次分享學佛的快樂。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的題目是：孝親尊師，知恩報恩。

這個題目我覺得對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來說，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。我們中華民族是具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民族，是一個孝親尊師的民族，但是一百多年以來，我們把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燦爛文化丟掉了，現在我們要重新把這個發揚光大，讓我們的民族更加繁榮昌盛。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自己做得不好，我向大家說一說，我是哪方面在孝親尊師方面做得不好的。

我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我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（陰曆二月初十），出生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縣的一個農村。我出生有一段曲曲折折的歷程，這是後來爸爸媽媽跟我說的。我媽媽生了我姐姐以後就得了一種怪病，現在來說就是婦科病，當時農村就管它叫做血脈病。病得已經很重了，就是病入膏肓，也隨時面臨著死亡，據說裝老衣服都準備好了。那一年我媽媽是三十五歲。

有一天，我的外婆做了一個夢。現在說起來真是像神話故事一樣。夢見一個白鬍子老頭，告訴我外婆說妳老姑娘的病能夠治好，然後就告訴我姥姥一個方法：明天早晨從妳們家出發，往西南方向走，走大約五十里地的地方能遇見一個人，這個人有一個偏方，妳用這個偏方抓藥給妳老姑娘吃，妳老姑娘的病就好了。因為我媽媽是在家排行老三，上面有兩個姐姐。這件事，我外婆就想和不和我外公說？因為我外公是一個脾氣比較怪的人，這些他是不相信的。

後來我外婆想，為了老姑娘，那就跟我外公說說吧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外婆就把作夢的這件事和我外公說了。我外公為了自己的老姑娘，這回他說：那就走走看吧，去找一找。就按照夢中指點的方向，從我家出發往西南方向走。真是走了五十里地左右就碰見了一個人，這個人真是有一個偏方，就把這個偏方交給我外公說：你按著這個偏方抓三付藥，你老姑娘吃了病就好了。我外公當時是半信半疑，就把這個方拿回來了。

因為我的伯父和哥哥都是雙城有名的老中醫，家裡就開著藥鋪。這三味藥，我伯父和我哥哥看了說：這也太簡單了，這三味藥能治了這個病嗎？但是既然人家給的是這個方，那就治治看吧。然後就按著這個方就抓了三付藥給我媽媽吃。我媽媽吃了這三付藥就好了，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。後來我媽媽就懷孕，懷的就是我。因為我伯父和我哥哥說，就是我媽媽這個病治好了，她沒有生育能力了。可是這個藥吃了以後，我媽媽真的懷孕了。到生我的時候，我媽可遭了罪。據我媽媽跟我說，我出生有「四大怪」。四大怪，我跟你們說說都哪四大怪？第一怪，難產。因為那時候家在農村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我們那面接生的就叫接生婆，就請那農村老太太來給接生。我出生的時候是立生，就是腳先下來，而且是先下來一條腿，那條腿說什麼也不下來，就這樣我媽媽是折騰了兩天兩夜，最後總算把我生下來了。我就是這樣來到這個人世間的。所以我說我是個不孝之女。這是我的第一怪。

第二怪，我出生以後，整個人從頭上到腳下全是黑色的。我媽媽給我形容說就像那個非洲黑人，不是那麼油黑油黑的那種，比那個顏色淡一點的那種黑，從頭上到腳下全是這種黑色。我家是滿族，住的是南北炕，我外公外婆帶著我姐姐住南炕，我媽媽爸爸帶著我住北炕。因為生了這麼一個怪孩子，我媽媽想別把人嚇著，我們

北方是拉慢帳，就是整天這個慢帳都不拉開，就不讓別人看見我。有一天，這個風就把這個慢帳吹開了一條縫。我外公那麼一瞬間就看見裡面的我了，然後就喊我媽媽說：老劉，妳家孩子抽風，妳趕快用大板鋤撮了扔豬圈去吧。我媽說：她生下來就這樣。這就是我第二怪，油黑油黑的。

我第三怪，就是從出生以後日夜不停的哭，沒有消停時候。因為當時農村是點那個豆油燈，沒有像現在點電燈這麼方便。豆油燈，你得劃火柴。所以我媽媽告訴我說，一夜一盒火柴劃不到天亮。我們滿族人孩子，我昨天說是睡板，板的上面擱一個灰口袋，灰口袋上面放孩子，然後擱繩連板帶孩子綁在一起。如果抱的時候就連板都一起抱起來。到晚上的時候，我媽就把我放在腿上，她的兩腿是平伸著的，我是橫著放的，這樣我媽就一宿一宿的抱著我晃。稍稍不哭一點了，我媽把燈吹滅了，還沒等躺下，我又哭了，又得劃火柴把這個燈點上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媽後來就做了一身的病，一個是腿疼，一個是腰疼。我來到這個人世間，給我的母親帶來了非常大的痛苦。這是我的第三怪。

第四怪，渾身長瘡、流膿、淌水。四歲了，我還不會坐著，就軟到這種程度。當時我媽媽說，因為我們是睡在那板上，枕著那個小枕頭，我媽媽說有時給換換褥子什麼的。就這麼一抱，忘托著這個枕頭一起抱，就把孩子托起來了，我後腦勺那腦瓜皮就沾到枕頭上了，就沾掉了，我就弱到這種程度。所以我媽媽爸爸給我總結說：妳來到這個人世間實在是太不容易了，真是遭了好大的罪。母親也遭罪，我自己也遭罪。我都五、六歲了，勉勉強強的才會站著、才會走路，就是這樣。爸爸媽媽曾經跟我說過，沒想到妳能活過來。因為是父母，我是她的親生孩子，她不忍心我生下來就把我扔掉。所以就將就著吧，能活幾天就算幾天。結果就這麼賴賴巴巴的，

我就活到了現在，已經活了六十六年。我跟我媽媽說：媽，如果當時妳真是用大板鋤把我扔豬圈去，那肯定就沒有我了。我媽說：那是，但是當時我沒捨得！我就是這樣來到這個人世間的。所以我說，父母之恩，尤其是母親之恩，你怎麼報都不過分。我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。

我們從農村往哈爾濱搬的時候，我記得那個時候是陰曆的二月份，二月二剛過。那個時候，我小時候的天氣要比現在冷的多得多，那個雪一踩在上面都吱嘎吱嘎的響。我爸爸是用一個大馬車拉著簡單的傢俱，我和媽媽、姐姐，我們三個就坐在用傢俱圍成的那個圈裡。然後我媽媽給我和姐姐披著一雙棉被，這雙棉被你得用手拽著它的兩邊角，要不它不就往下禿嚕嘛。我媽媽就這一道，拽著這個被角給我姐姐我倆遮風擋寒。從我家到雙城是六十里地，再從雙城到哈爾濱，我記著我們是起早出發的，到了目的的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鐘了。就整個這一天，我媽媽的手就是在外面露著。所以我媽媽的手後來都凍了。我就想，做為一個母親，她對她兒女的那種疼愛是任何愛都代替不了的。我一直覺得我對媽媽非常愧疚，我來到人世給媽媽帶來了苦難，然後我的成長過程又讓媽媽替我操心。

我說這個孝親尊師還是小範圍的。如果你擴大一點範圍來說，所有的眾生都是你多生多劫的父母。不是說所有的男人都是我的父親，所有女人都是我的母親。所以我要把心量放大，我要把一切眾生當做我的父母一樣去孝敬、去供養。

再說師恩。師恩也難報，你想，父母給你的是身命，師長給你的是慧命，慧命比起身命來說可能更加重要。現在我回想起來，從小學到中學，一直到參加工作，我身邊那麼多的師長，為我真是操了不少心。我小時候有個特點，我用左手寫字，因為當時是在農村上學，農村的校長、老師好像互相之間都有點親戚，和我家也就算

有點屯親。所以我用左手寫字，老師管教不是那麼太嚴格的，也就比較隨意。你既然用左手寫，你就用左手寫，所以我就用左手寫了三年字。你想用左手寫了三年，是不是基本就成形了，再想改就很困難了。

我三年級的時候從農村搬到哈爾濱，這樣就到了一個新的學校，換了新的老師，結識了新的同學。老師一看我用左手寫字，就告訴我不可以用左手寫字，要改過來，要用右手寫字。那我改，我太困難了，人又不熟悉，還讓我改手寫字。我當時就想，我不上學了。所以我回家跟爸爸媽媽說：我不去上學了，我不會用右手寫字。爸爸媽媽就哄我說：咱慢慢的改。我說：老師不允許，她讓我現在就改。後來我放學的時候，爸爸媽媽就教我，咱們用右手練習練習。就這樣，可能花了半年多的時間，我才會用右手寫字，就是一直到現在我的字寫得不好。就是這次我給師父帶來的，我寫的阿彌陀佛、記的那個偈子，那都是我自己寫的。那個字體就沒有什麼字體，就是有一個優點，我寫字快，誰都能認識。你要說我寫的怎麼有水平、有體，不是這樣的。這就是我小學頭三年用左手寫字後改用右手寫字，就寫到現在這種程度。好在它也有好處。我記得我當老師以後，有一次我的右手叫開水燙了，包滿了紗布，沒辦法給學生上課。我就靈機一動，右手不行，乾脆我再試試用左手寫字。結果我再用左手寫字的時候，雖然比較笨，笨笨磕磕的，但是真是寫出來了，不耽誤給學生們上課，也不耽誤我板書。我說不錯，原來的那點底現在還真起作用了。

後來我上中學的時候，我偏科，我喜歡學語文，我不喜歡學數學。上數學課的時候我也看小說。我特別喜歡看書，那個時候家裡困難，沒有錢買書，我記得媽媽給我那個零花錢，我就一點一點的用小花手絹攢著。那個時候的一本書，厚書，就算貴的，我記得是

一塊四毛八一本。我把錢數啊數，數到夠買這本書了，趕快跑到書店，把小花手絹遞進去，我買這本書。人家書店那人都認識我了，說這個孩子每次來買都是這麼多零錢。我把我媽媽給我的零花錢全攢著買書了。所以上數學課的時候，我也看小說，上語文課的時候，我喜歡上，就這樣我的語文成績和數學成績差老大一塊。我數學成績相當不好，有時候我上數學的時候，我連書都不拿出來。老師都對我特別好，就對我不愛學數學都表示惋惜，說妳偏科偏的太厲害了。所以現在我就想，我在這個問題上也讓我的師長為我操心。因為他們都非常喜歡我，希望我文科也好，理科也好，可我恰恰理科不好。所以我覺得這方面，中學教過我的老師我真是對不起你們。如果我那時候要好好學數學，也可能以後的發展就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了。

我一直到現在對數字沒有概念。我不說麼，我的工資多少我不知道，我不識數。我第一張碟給你們講了，請人幫我去辦事，到極樂寺，三個人，我給買了兩張票，因為我的學生去存車，我的腦海裡就是他的岳父岳母，所以我就讓我的佛友買兩張票。我佛友回來給我三張票，我還說：妳怎麼買三張？她說：劉姨，那不還有司機嗎！正好我學生存完車過來，說：我老師不識數，她就能數1、2，數到3她就數不過來了。真是這樣，這就是我數學沒學好，就是現在這個後果，連3我都數不到。

說起孝親尊師，我覺得這個話題很廣泛，它絕不只限於孝敬自己的父親、母親，孝敬自己的公公、婆婆；而是把所有的眾生都要當作自己的父母一樣去孝敬，把所有的眾生都看作是自己的師長，他們對你都有恩。現在學習《弟子規》以後，我反省我自己，我覺得在孝親尊師方面我確實做得不到位。比如說，我結婚以後，公公、婆婆對我特別特別的好，因為那天我講了，我的丈夫是精神病患

者，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結婚的。所以公公婆婆真是拿我就像當他的姑娘一樣對待，沒把我當兒媳婦，非常嬌慣我。我結婚十五年，我沒有做過飯，我婆婆不讓我著手。我婆婆做飯的時候，我要去幫幫忙，我婆婆就說：一邊玩去，這活不用妳幹。我都成了小孩了。吃完飯，我去刷刷碗，婆婆也說：這活也不用妳幹。都是我婆婆來幹。十五年我沒有做過飯，這做為一個兒媳婦來說好像已經很不可思議了。誰家的兒媳婦進門不幹這個做飯的活？我沒有做過，我婆婆不讓我做。那個時候因為公公婆婆年齡大了，身體也不好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孝敬他們。但是我有一點，好在我心比較善良，我不會對老人如何如何不好。但是因為當時年輕氣盛，所以有時候也惹老人生氣，現在想起來真是一種遺憾。

我婆婆公公從我們結婚一直到他們二老人去世，我們是一直在一起過的。我婆婆和我在一起一共生活了二十二年，我公公和我們一起一共生活了十八年。我公公是一九八四年，我調到省政府的那年，公公去世的，婆婆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。應該說，在這兩位老人身上，我盡到了一定的義務，但是我做得不到位，想起來有好多事都讓我感到後悔，感到遺憾。比如說，我公公臨去世之前，他就住在醫院裡。我帶著孩子到醫院裡去看他，我丈夫和我婆婆都在醫院，在他身邊守著。一會我婆婆就對我說：小雲，帶著孩子上市場去買菜，然後回家做飯，做完飯送到醫院來。我說好吧，我就帶著孩子去買菜，回家做飯。做完飯以後，我就拎著飯盒，到醫院去送飯，走到一半路程的時候，看見我婆婆和我丈夫往回來，正好走個碰頭。我說：你們怎麼都回來了呢？婆婆告訴我：老爺子去世了。我說：老爺子怎麼這麼一會就去世了呢？那剛才妳幹嘛要我回家做飯呢？我婆婆告訴我說：小雲，我知道妳膽小，妳沒有看見過死人，妳要是在跟前守著，我怕妳以後害怕；所以我看老爺子不行了，

我就把妳支走了。我婆婆就能這樣關心我、愛護我。所以我公公嚥氣的時候，我沒有在跟前。後來我才聽說，就是當老人走的時候，他嚥最後一口氣的時候，你要是沒有在跟前，那就叫沒有送終。所以對這件事我一直覺得挺遺憾的。如果我要是懂，我不會離開他的，我會一直守在他身邊的。

我婆婆臨走的那一年，她是一九八八年走的。她是早晨從床上掉到地下來，她想上廁所，我在廚房做飯，我就聽婆婆喊我，我進屋一看，她在地下。我說：妳怎麼掉地下了呢？她說：我下地沒下好，我就掉了。然後我說：妳自己起一起。我聽人說過，說老人要是摔了，你最好先不要去扶她，你讓她自己慢慢的起來，這樣對她有好處。我說：妳慢慢的起一起，試一試。結果她起不來，她說疼！問她哪疼？她說腿疼。後來我就和我丈夫我倆把老人家給抬到床上去了。她就一直喊疼，我說：哪疼？她就摸那個部位，就是胯骨軸那個地方疼。

後來我跟我丈夫說：會不會把骨頭摔壞了？他說：那怎麼辦呢？我說：你那樣，上市裡西大橋那去請夏大夫，到家來給老人家看看。如果咱們用車把老人家帶到市裡去看，這一道的顛簸，她會很痛苦的。我說：不管花多少錢，你去把大夫請回來。我丈夫就上市裡去請那個夏大夫。我們哈爾濱人都知道，那個夏大夫是接骨的權威，非常非常出名。結果我丈夫真把那個夏大夫給請到家去了，因為我家是在平房，那坐車還得一個多小時。

請到家以後，這個大夫一給看就說是股骨頭摔裂了。我說：那怎麼辦？他說：有兩種治療辦法。我說：都什麼辦法？他說：一種辦法就是治療起來病人比較痛苦，就是很疼，但是治好了以後，她的兩條腿是一般長的，這是一種方法；另一種方法，痛苦小，但是治療好了以後，她是一根腿長，一根腿短。我說：那就還按第二方



案，這麼大歲老人家了，她短一點就短一點，就是別讓她痛苦就行。就按第二方案做的。做了以後，臨走的時候我把大夫送到門口，大夫回頭說了一句，他說：就怕綜合症。因為我對醫學一點不懂，我不知道大夫講的這個綜合症是個什麼概念，然後大夫就走了。半個月以後，那個可能就是綜合症。我婆婆是什麼綜合症？就是拉起來沒完，就是大便沒有次數，十分鐘、八分鐘就拉一次。所以不能穿衣服，不能穿褲子，完全給她下面是墊著的，幾分鐘給她換一次，幾分鐘換一次。因為我公公婆婆只有這麼一個兒子，我這麼一個兒媳婦，那總得有人伺候她。我丈夫他那種狀態又比較粗心，我不放心。所以我在家伺候我婆婆。

我婆婆從得病到去世一共是半年的時間，我半年沒有上班。你看那個時候，我調省政府是第四個年頭。說真的，我的工作很忙，工作量也很大。但是為了婆婆，我跟我們領導說：我得請假，因為我婆婆就我這麼一個兒媳婦，我丈夫又是那種狀況，我必須在家照顧她。我們領導非常通情達理，所以現在我真是很感恩我的領導。他說：沒關係，妳回去照顧妳婆婆，妳把妳婆婆照顧好了，妳就是功臣。我說：我從來沒想過我什麼功臣不功臣，我只想老人家可能是到最後關頭了，我盡可能減少她的痛苦。然後我就回家去伺候我婆婆。

因為她不能穿衣服、穿褲子，全都是用，我們北方叫褥子，我不知道咱們其他地方管這個東西叫什麼。就是一塊一塊的那個軟呼布，給她墊在身體底下，大小便沾上以後給它撤出來，一般的都是扔掉了。因為我比較仔細，這軟呼布又不是太好找，我把我家所有的舊線衣線褲、床單都撕了給我婆婆當褥子了。我的同學、同事都幫我收集這個軟呼布。所以我每次給婆婆換下來的時候，我都是給它洗乾淨。那時候我家住的條件很一般，我婆婆住那個屋大約是十

二米，我住那個屋是六米，就這麼兩個屋。我就在婆婆那個大屋裡，拉著鐵絲繩，橫的豎的，然後就把這些褲子洗乾淨以後，就晾在這個繩上。我婆婆就給它起了個名，叫萬國旗。因為各種顏色的，花的也有，白的也有，什麼樣顏色的都有。所以掛起來以後，我婆婆說：這簡直像萬國旗一樣，花花綠綠的挺好看。有時候她躺在床上就像欣賞什麼風景一樣的，去欣賞這萬國旗，就是這樣。

因為她便出來的那個東西特別特別薰人，不像正常的大便的那個味，比正常人的大便要難聞得多得多，你說是腥還是怎麼回事，說不出來，一種混合味。所以給她洗的時候真是挺薰的慌的。我告訴你們都是真實的情況。我都拿涼水去洗，不敢拿熱水，拿熱水，一個是洗不乾淨；另外用熱水一浸泡，那個味你簡直都動不了手，你都洗不了。所以我全用巴涼巴涼那個水泡，泡完了再搓，就是這樣的。

到後來剩一兩個月，老人家要走之前，就是那個東西我都有點洗不了，就是我從水裡沾著水往起這麼一提溜，你總得動、得搓，這個時候就那味呼一下就鑽到你的鼻子裡，你甚至都想往後仰，都想要卡跟頭那個樣似的。那個時候，我每當給老人家洗完這個褲子，我幾乎一天吃不下飯，總是聞著就是這個味。後來我姐跟我說：小雲，別那麼仔細了，撤下來的以後就都扔掉，再收集。就這樣，我兩天沒給她老人家洗這個褲子，我撤下來以後就隨時扔掉了。我婆婆看著這鐵絲就跟我說：小雲嫌我髒，這萬國旗也不給我洗了，也不給我掛了。我說：老太太，妳別傷心，我不嫌妳髒，我從明天開始，我還接著給妳洗。所以我就一共兩天沒給我婆婆洗這萬國旗。

所以這半年時間我感恩我的領導給我放假。按道理說，你們想，在政府機關，一個處室，那個人員都是一個蘿蔔頂一個坑。我請

假了，我那攤工作就得別的同志替我擔著，我也感恩他們。他們給我創造了一個寬鬆的環境。所以我就在家，一直把我婆婆伺候到往生。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往生，她老人家去世了。

我老爺子去世之前，我記得有一個場景，我真是永遠不能忘，我當時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後來老人走了，我仔細琢磨我才明白。因為我家老爺子，他在醫院裡，那就是好像是搶救室的那種床，比一般病房的床高。所以老人家在那床上平臥著躺著，他就讓他兒子我們倆就站在他的床邊，不允許坐下，讓我倆站著。當時我還想，那我們坐一會不行嗎？不行，你剛一坐著，他就說：站起來！站起來！就這樣似的。所以我倆就在他身邊站著。老人走了以後，我才知道什麼意思。我不知道我琢磨的對不對？他老想看著我倆。我倆一坐下，他在那個高床上躺著，他看不見我倆。所以只有我倆站著，這麼瞅著他，他瞅著我們，老人家捨不得離開我們。這我才品出來大概是這個意思吧。

我婆婆走之前跟我有交代。她說：小雲，我走的時候妳要給我梳抓髻頭。我就不知道什麼叫抓髻頭。因為當時，好像是我家還剛剛有那個小電視，看那電視，那電視劇裡不有那小丫環嗎？就兩邊這樣式的那個，我就以為那是抓髻頭唄。我說：老太太，是不是這樣的抓髻頭？她搖搖頭，我說：那是不是在頭頂上面梳抓髻？搖搖頭。我說：那是不是在後腦勺後面梳抓髻？她還搖搖頭。就把我弄暈了，我就不知道。就這麼一個頭，這個抓髻頭我往哪給她梳，沒弄清楚。

後來老太太走了以後，我就重新給她梳頭。我就問了好幾個人，這個抓髻頭是個什麼樣，人家誰都不知道。後來我就想，我自己想，我想給她梳個什麼抓髻頭，我就給梳什麼抓髻頭吧。她不說這兩邊不對，後面不對，腦頂不對，那乾脆我給她梳個歪歪辮吧。我

就給我們老太太梳個歪歪辮，就是不當不正的，還給用紅頭繩這麼纏的。所以後來等發送我婆婆的時候，來的那些人一看都覺得可笑。事後問我：素雲，妳怎麼想出來的，怎麼給妳婆婆梳這麼個頭？我說：哎呀！可別說了，可難為我了！婆婆讓我給梳抓髻頭，我沒掂量出來什麼叫抓髻頭，我就給她設計這麼一個頭型。你說就最後一把，我給婆婆就梳了這麼一個頭。我後來就想，你說我多笨，婆婆就這麼一個囑咐，讓我給梳個抓髻頭，我都沒給抓髻明白。我覺得只要我一片誠心，我婆婆在天有靈，她也會滿意的。因為她對我太好了，她真是把我拿就當自己的親姑娘一樣。所以我覺得在婆婆和公公身上，我有遺憾。公公臨走的時候，我沒有守在身邊，婆婆走的時候，我沒有把這個頭給梳好。

再說我的爸爸媽媽。我爸爸走的時候，這個是我最大的遺憾。因為爸爸走的時候是一九八六年。那個時候是我調省政府二、三年了，那個時候是我工作量最大的時候，經常出去搞調研，搞調研回來就是寫材料，寫大的調查報告，那個都是需要花費時間的。我爸爸住院的時候，正好我剛出差回來。我姐姐打電話說：小雲，咱爸病了，是不是住院？我說：姐，妳定。我姐說：住院不住院，咱倆商量商量，就咱姐倆。我去了以後，我說那就住吧。就把我爸送醫院去了。我爸爸是肺癌，我老師的丈夫到我家裡去給我爸看的，說是肺癌。因為我不懂，我不知道肺癌是什麼概念，我就問我老師的丈夫，我說：肺癌到最後是什麼狀態？他告訴我：一般肺癌到最後上不來氣，憋著。他說這個是最難過的。我一想，我和姐姐都直發蒙，不能讓老爸遭這個罪，那得怎麼辦呢？大夫說：沒什麼太好的辦法，到時候送醫院。所以就因為有這個話，我和姐姐就決定把我爸爸送醫院去了。那時候我沒有聞到佛法，如果我聞到了，我肯定不把我老爸送到醫院去。

送到醫院去以後，正好我調研回來，這手頭就有一個大報告需要寫。那我就沒有時間，我和我姐倆是分班，我姐姐晚上照顧我爸，我白天照顧我爸。我跟我們領導說：材料我拿家去寫，什麼時候要交這個材料我按時完成，行不行？我們領導說可以。我就把一些參考材料都拿回來了。拿回來，我不是白天在醫院值班嗎？病房，那一共是八張床，八個病人。然後每個床都有個床頭櫃，我就把我那些材料都堆在我爸那床頭櫃上。我就這面照顧著我爸，這面我就寫著我這個大調查報告。

我爸一共住院住了十二天，我寫了十一天。我怎麼計算出來的？因為我爸鄰床有個老大夫在那住院，他是五常的一個老中醫。他看我天天，白天來了以後就是忙著寫我這材料。反正我爸這面有事，我就給我爸弄，沒事我就寫我的材料。因為我爸是一個脾氣非常好的人，他從來不挑這個理，不挑那個理，性格非常好。我長這麼大，我沒見我爸發過脾氣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寫到第七、八天的時候，我記著就是那個鄰床老中醫就跟我說：孩子，妳怎麼這麼忙，妳每天都在寫什麼？我說：我在寫一個調查報告，要按時交的，因為這個是不能等的。他說：妳能不能緩一緩？我不理解。我說：不能緩，我必須得抓緊時間寫。就這樣，我就接著寫我這個調查報告。

我記得到第十一天的時候，我爸那個眼神瞅我。我現在回想起來，那已經很不一般了，但是我沒覺查到。我就看我爸瞅我，我說：爸，你幹嘛瞅我？我爸說：看看妳，妳這麼忙，累不累？我說：不累。然後，我爸就把他的兩隻手就這麼平著往起伸。我就問：爸，你幹嘛要把手伸起來？我爸說：小雲，你看我手這個血管，這個血多紅。完了我把我手擱在我爸手跟前這麼一對比，我爸的手確實是比我要紅的多。我說：爸，你血液流通真好，比我都好。就是這

樣的。然後到晚上的時候，我姐快來接班了，我爸問我：小雲，妳那個材料還得幾天能寫完？我說：快了快了，今天晚上就能收工了。這不就是第十一天的那個末尾了嗎？我爸說：今天能寫完？我說：今天能寫完。我爸說好。然後我姐來接班的時候，我告訴我姐：這回好了，我材料寫完了；寫完了以後，我交上去以後，我就可以安心的照顧咱爸了。就這樣，這就是第十一天。

第十二天，白天我又去照顧我爸。我不知道跟我爸嘮嗑。所以這個我非常非常遺憾。然後我爸他本身話語就比較少，他也不跟我說什麼。到晚上的時候，我姐又來換我的班。我爸就說了一句：小雲，今天妳還回去嗎？我說：爸，你什麼意思？你不想讓我回去？他說：那妳要是家裡沒什麼事，妳就在這唄，和妳姐都在這吧。那我都没想別的，你說多單純。我說：行，你想讓我在這，那我就在這吧。我就留在醫院了。留在醫院，我爸告訴我姐：小雲寫了十一天材料，她可累了，那邊有個空床，妳讓她去睡覺，妳在我身邊坐著。我姐說行。然後我就跑到那個空床上去睡覺去了，我姐就在我爸身邊守著。

到半夜十二點，我姐去叫我，那我真是睡得可香了。我姐叫我說：小雲，起來。我說：幹嘛？我就起來了。我姐告訴我說：咱爸讓給他穿衣服，要穿利索。我說：幹嘛要穿衣服？我姐說：讓穿就穿吧。可能我覺得我姐比我大四歲，還是比我有經驗。我姐說穿吧，我和我姐，我們就把我爸那個衣服給他穿了，都穿得可板正了。我說：爸這樣行嗎？我爸說：行。我問我爸：爸，你為什麼要讓我們把這個衣服給你穿上呢？因為我們老人走的時候穿外面有個大長袍，一般平時是不穿這個的，那就是裝老衣服！我說：爸為什麼要把這個衣服穿上呢？我爸說：穿上，妳和妳姐倆都不懂，別到時候手忙腳亂的，穿得利利索索的，你們也消停，我也消停。這幾乎就

是我爸留下的最後的話。

然後，穿完了以後，這回我可不敢去睡覺了。我和我姐我倆就都坐在我爸床邊，瞅著我爸。就這個時候，我爸是什麼表情？非常安祥，非常平穩，一點也不折騰，也不難受，也沒有痛苦，就像正常人睡覺那樣。然後到早晨八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姐說：小雲，我找個人給咱爸看看行不行？我說：怎麼看呢？我姐知道我脾氣強，對於那些個看的我不信。我姐有點怕我，她不敢自己作主，找人來給我爸看。我說：妳怎麼個看法？我姐說：摸脈。我說：那可以，那妳去找吧。我姐她們單位有個人會摸脈。我記著不到八點半，不是，不到七點鐘，把那人找來的。找來以後，他一摸脈，他說：老爺子除了肺脈以外，其他的脈都沒有了，就剩肺脈了。我和我姐都挺納悶的，說咱爸是肺癌，他怎麼就剩下肺脈了呢？不明白。然後那人說：八點半之後，九點鐘之前，可能老爺子要走。就這麼告訴我們的。那我們就在跟前守著吧。

這時候我姐夫和我丈夫他們也都來了。來了以後說：老爺子怎麼把衣服都穿上了？我們就把這個經過跟他們說了。就我們四個，我們四個就在跟前守著。然後到了八點半過一點，我單位的領導來電話說要過來，上醫院來看我爸。我說：你們不要來。他們問我情況怎麼樣？我就把情況跟他們說。他說那不行，那我們得過去。然後他們就過來了。過來，我丈夫就出去迎接他們，怕他們找不著地方。就這個時候，我爸就在這個時候走的，我也沒在跟前。

在這之前有個什麼插曲？有一次，我的一個老大姐去找人給她的孩子看事，她讓我陪她。我去了以後，看完了以後，她說：素雲，妳也看看唄。我說：我看什麼？她說：妳就讓那個先生隨便給妳說，他說什麼妳聽什麼。然後那個先生就說我：妳父母去世的時候，妳不送終。我問了一句，我說：是不是我出差沒在家？他說：不

一定，就是嚥那氣之前，妳沒在跟前，妳就是不送終。所以這回驗證了，我爸爸嚥氣的時候，我真的沒在跟前，我出門去找人去了。回來，我爸已經走了，非常平穩的走了。沒有像他們說的，肺癌到最後很痛苦、很折磨。我爸從住院這十二天沒有任何痛苦。唯一的就是他瘦，比原來要瘦得多；除了瘦以外，沒有其他任何不良的反應。

所以現在我學佛以後，我衡量衡量，我覺得我爸走得非常非常好。那就說，他自己知道時間，只是沒有明確告訴我們而已。他為什麼讓我們半夜十二點多鐘就把他的衣服給他穿好，然後明天早晨就離去了。所以這個事，我到現在有時候想起來，我還覺得比較遺憾。因為我那十二天我沒有陪我爸嘮嘮什麼嗑。第十一天我要寫完的時候，我曾經說：爸，你是不有什麼話要跟我說、跟我嘮嘮嗑？要是那樣，我就先放下，你就跟我說唄。我爸說：妳這麼忙，我不耽誤妳，妳接著寫吧，寫完了，完成任務就好了。就這樣，所以就等於我爸住了十二天院，我寫了十一天材料，就在這種情況下，把我爸爸送走了。所以在我爸爸這兒，確實我也覺得留下了遺憾。我媽媽那兒，我也有遺憾。當時這些全都不知道，現在回過頭來想，就覺得真是後悔！如果時間能夠倒流，我能重新做他們的女兒，做他們的兒媳婦，肯定我要做得比那時候要好得多得多！我會盡職盡責的！但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。

我曾經跟我周圍的佛友也好，還是年輕人也好，因為我們單位也有好多年輕人，我跟他們在一起嘮嗑的時候，我就告訴他們。我說，現在如果你們的父母在，你們的公婆在，一定要盡職盡責的好好的孝順他們。我告訴你們，如果你們現在做得不好，不覺得怎麼樣。等老人走了以後，尤其是當你明白了的時候，你會非常非常後悔的！那種遺憾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補救的。他們不信。現在是不是



這樣？年輕人和老人觀點不一致，生活方式不一致。好多好多年輕人不願意和老人住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，我到現在我都不太理解。因為什麼？我二十二歲結婚，我一直和公公婆婆在一起，我覺得心裡特踏實，那種踏實不是說用語言能表達出來的。我非常放心，我就是上班，回家什麼事都不用我操心，每當我下班的時候，熱呼呼的飯菜已經擺到桌子上了。就是這樣，婆婆公公對你的那片真誠，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樣。你上班什麼心都不用操。然後我兩個孩子，老大是女兒，老二是兒子，都是我公公婆婆帶大的，我基本都沒管，我都可以大撒手。

我記得我女兒八個月的時候，我要出去開會。我當時想，這怎麼辦？這孩子抱著？後來人家會議要求還不能抱孩子。你說人家那麼大的一個大會，我抱個孩子去怎麼辦呢？沒辦法，我就跟婆婆商量。我說：怎麼辦？婆婆說：妳放心吧！妳去開會吧！孩子放在家。我說：那妳怎麼辦呢？妳沒法餵奶！婆婆說：我會想辦法的。我婆婆就買這麼大一個小壺，到現在還擺我家保留著，真是紀念品了。婆婆就用這個小壺，包那個小小的那個小餃子，在這個小壺裡煮，餵我的姑娘。那時候我姑娘八個月！我開會回來以後，奶也不行了。我那時候奶特別好，我可以一邊餵孩子，我家還養小貓，那小貓都吃我的奶。所以我婆婆說：妳的奶真好，意思說質量好，什麼黃泱泱的，說這孩子吃了也長身體，這貓吃了也健康。所以這面餵著孩子，這面這奶淌就拿碗接著然後都餵貓了，就是這樣的。等我開完會回來就不行了。雖然奶沒回去，婆婆告訴我：不行了，妳這奶有毒了，不能給我們孩子吃。就這樣，八個月，我姑娘八個月就把奶戒了。以後就全是我婆婆管了。後來，兩年以後，我又生了這個兒子，又是我婆婆管。那真是誠心誠意的，一手拽一個，既餓不著，又凍不著，你說爺爺奶奶照顧孫子孫女那還有比的嗎？所以現

在年輕人不願意和老人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感觸、什麼概念。

我公公一九八四年去世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剛調省政府。我是七、八月份調到省政府的，我公公是十月份去世的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從省政府下班回家，我家是在平房住，我得坐火車。我從省政府出來到王兆屯去坐火車回家的時候，我得走一段路。有一天，我從省政府大門一出來，一拐彎，我就看在我前面走著一個老頭兒，就特別像我公公，我就覺得他就是我家老爺子，我就攔後面跑步攆上去了。攆到人家老人家跟前，我就扒拉著人家看，給人家老人家看得直發毛，說：妳幹什麼？我說了一句：你怎麼不是呢？人家老爺子就不知道我說的什麼，我一直說：你怎麼不是呢？老爺子走了。那不是，我不能再拽著人家，我得放人家走。我就把老人家撒手了，我說：對不起，您老人家走吧。我就一邊往車站走，一邊遺憾。他怎麼就不是呢？我怎麼就看他就應該是我家老爺子，實際老爺子已經去世了！

然後我回家第一件事就向我婆婆報告。我說：妳看我今天下班，看見走在我前面的就是老爺子，怎麼跑到跟前他就變了呢？他就不是了呢？我婆婆說：傻孩子，妳老爺子都去世了！妳看開光妳給開的。說起這開光也熱鬧，應該是兒子開。他們告訴我，就這麼一個兒子，它有一套磕兒。我老伴說我記不住。我婆婆說：就這麼一些話，你還記不住？後來我說：我開行不行，我能記住。我婆婆說：媳婦也是姑娘，你們倆誰開都行。我就那一宿也沒怎麼睡覺，就背這一篇開光詞。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我把這個詞背下來了。背下來以後，所以給老爺子開光是我開的。開完了以後，等火化完了以後，因為我老爺子要送回老家老墳裡去。所以我就把骨灰盒捧回來的，放在我家樓下有一個小棚。說不能放在屋裡，得放在棚裡，然後

我就把老爺子的骨灰盒就放在棚裡了。就整個經過，老太太跟我說：這都是妳做的，妳怎麼還能看見那個就是妳家的老爺子呢？我說那不知道。這就說老人跟我一起生活了十八年，那種感情真是難捨難分。我真是把他就看做是我自己的父親一樣。

然後再說我婆婆走。我婆婆這不是病了六個月，按道理說，我伺候了六個月，就這麼折騰，應該是夠了吧？老人家走了，我還鬆口氣，輕鬆輕鬆。沒有那個感覺！因為我婆婆她有個什麼特點，她是抽煙抽那大煙袋。你們知道什麼叫大煙袋？就一個桿那麼長，大約能有一米長左右。然後這面是個嘴，含在嘴裡的，那面有個鍋，把煙裝在那鍋裡，就這麼抽，北方都時興這個。每當我下班的時候，一進屋，看見我婆婆坐在炕上，或者後來住樓房不就是床了，那大煙袋這麼支著，吧噠吧噠抽煙，我心裡可踏實了。等婆婆走了，我再下班回家，空空落落的，大煙袋也沒有了，老人也沒有了，心裡那滋味沒法形容。婆婆把我慣到什麼程度？我下班回家，要到點了，我鄰居家的老太太就跟我婆婆說：老劉太太，快點回家吧！你們家跟腳星要回來了。我是我婆婆的跟腳星，就是老跟在後屁股，就這樣似的。她們怎麼這麼說呢？因為我婆婆要是上農村親戚家去串門，我得給規定時間，必須得寒假暑假。為什麼？我放假，寒假我放假，暑假我放假，我才能有工夫。我婆婆上農村親戚家串門，我說一個加強排。老太太一個，有時候老爺子，我再加兩個孩子，你說是不是一個加強排嗎？統統都得跟去。老太太回來再跟回來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我說，這種親恩，當老人不在的時候，你用什麼方法去報？找不到什麼更合適的方法。比如說，現在祭掃祭掃，掃掃墓，可能也安慰不了你這顆很遺憾的心。所以在這個問題上，我想跟大家說，孝親尊師這是老法師講法當中多次提到的。我們在這個問題上

如果還做得不到位，我希望大家從現在開始，能夠好好的去做，少留一點遺憾。這是我講的孝親尊師。再說知恩報恩。你懂得了孝親尊師，自然你就知道知恩報恩。有些時候這知恩報恩它的範圍是很廣的。如果你把它的面限制得很窄，那可能就和咱們學佛的人的心量就有關係了。

今天早晨，刁居士我們早上起來以後，在屋裡嘮了一會兒嗑。她就說：劉大姐，妳有個事我特別感動。我說：妳什麼感動？她就跟我說。我說這個事我還真沒記著，我都忘了。是一件什麼事呢？就是每年上秋的時候不是賣土豆嗎？我們那面都是大車拉著，到那一大堆一大堆的。在我們家旁邊就有一個賣土豆的，他每年要拉去好多，都擱那堆一大堆，然後上面拿苫布苫著。大約得賣一個半月到兩個月這樣吧。賣土豆的這個人他住在什麼地方呢？就住在那個土豆中間擦道的時候留個洞洞，然後晚上他就鑽到這個洞洞裡去睡覺，用大苫布一苫，特別遭罪。你看那是深秋，北方已經很冷了，我就看他可憐了。因為我每天出去繞佛的時候，我都要經過這個賣土豆的地方。

那天我就跟他說：你能不能這樣，你上我家去吃飯，然後我給你做熱湯，你就可以解解寒；要不你成天成宿在這兒，你太遭罪了。後來他說：大娘，不麻煩您。那天我說：我買土豆，你能不能給我送到家？我扛不動。他說：我給妳送。然後我買了三袋土豆，他就給我送去了。送去，把土豆放那了。我說：你先別走，你坐在這歇歇。他就坐我那歇著。我說：你多歇一會兒，我去給你煮餃子，然後你吃熱呼餃子，你再喝點熱餃湯，你這寒氣往外緩一緩。他那天有點感冒。後來我就給他煮的那個餃子，然後給他喝的熱餃湯，我看出汗了。我說：你今天有點感冒，是不是？他說是。我說：你看，這一發汗，說不定就好過來，快了。然後我說：你每天要是喝

點酒，不是能解寒氣？後來他說：沒有那方便條件。我說：我給你弄。然後我就用一個小玻璃杯，給他弄的那個酒，我就給他送到他賣土豆的地方。我說：你要冷了你就喝一口，冷了你就喝一口，這樣可以活血；今年你剩下的時間，你就上我家吃飯，明年你再來這賣，你就一直在我家吃飯都可以，你別見外，我家就老兩口。那個人就很感動。

我說這個話題可能和知恩報恩沒什麼關係，我覺得也有關係。他就現在的年齡和我家的姑娘、兒子，我估計差不太多，那不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嗎？你再往遠了、往深了看，他也可能是你多生多劫的父母，你把他當做父母一樣的對待。你看這不也就是知恩報恩。所以這個問題，就現在我們的人，我記得就是陳大惠老師專訪老法師，有一張光碟。一開始，陳大惠老師好像有說了一句話，他說：現在的人有些時候不知道好歹。這句話我不知道大家注沒注意？真是這樣。現在有的人確實是不知道好歹！他不知道好歹，他就不知道報恩。因為他不知恩，他怎麼能報恩？你就那樣想，你周圍的所有眾生都對你有恩，你都應該報。咱們每次讀經、念佛，最後不有個迴向嗎？其中「上報四重恩」，你想想這四重恩你報得怎麼樣？你報沒報？確實得報恩。報佛恩、報國家恩、報父母恩、報眾生恩。一個人，如果你覺得你周圍的所有眾生都對你有恩，你就會用一顆慈悲心去回報他們，你就會很快樂；如果你覺得周圍所有的眾生都對不起你，你就會生活在煩惱當中。是不是這個道理，你們琢磨琢磨。我覺得當你懂得知恩報恩的時候，你在學佛的路上就又前進了一大步。這個問題請大家仔細琢磨琢磨，是不是這樣？如果我說得對，供大家參考；我要說得不對，大家可以提出批評建議。沒關係，我們現在是共同分享學佛的快樂。所以有些個地方，咱們可能認識的不到位，咱們再切磋、再琢磨。這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

話題。

第二個話題，我想講講「怎麼樣叫老實念佛」。因為這個還是我們淨土法門修學者的一個重點問題。我告訴你們，我總結我自己六個字：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首先要老實。咱們現在之所以念佛念得不得力，關鍵還在於不老實。為什麼說？就是朝三暮四，這山望著那山高。我記得那天我講的時候，我說我就是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我認準了，就是「一經通了百經通，通了自有智慧生」，無量法門都非常殊勝，就是當你通了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？辯才無礙！「辯才無礙多自在，妙裡生花樂無窮」。如果真把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你讀通了，你讀懂了，你就通了；通了，下一步就是生智慧。你智慧生了，你就辯才無礙，然後就是妙裡生花。咱有一部經叫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為什麼叫妙？真是奧妙無窮。學佛學到一定時候，真是那種妙的感覺油然而生。所以我說大家在「老實念佛」這個問題，四個字很簡單，千萬不要忘了！我是把「老實念佛」這四個字，我老伴給我寫的條幅掛在牆上。我的佛堂裡寫這麼一個小條老實念佛，就面對面，我每天拜佛的時候，我就面對面這四個字。我都在問自己：你今天念佛老沒老實？所以這個老實念佛是太關鍵、太關鍵了。如果我們把所有問題排排號，老實念佛是第一關鍵的。只有老實念佛了，你才能把那種智慧念出來。

這兩天有幾個佛友跟我探討，說那個念佛是什麼感覺？就是當你面對大家這麼講話的時候，你在沒在念佛？我說在念佛。這個念佛不是我用嘴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去念，而是我心裡的那個阿彌陀佛的佛號聲一直沒有斷。這種感覺，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到。那妳說妳晚上睡覺妳在念佛嗎？在念佛。我一直告訴大家，念佛的概念，絕對不是說：我想起來，我要念佛了，我往床上盤腿一坐，

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這念佛。我念佛不是這個概念，它隨時隨地在念。這是要有一個過程的，我原來不是這樣，我就念到現在這種程度，也就是一年多的時間，這是我自己感覺到的。

所以你老老實實念這句佛號，確實是好用。因為什麼？我給大家舉了一個例子。比如說，就像一座山，它是有盤山道，我們繞著這盤山道，你走的路程繞到山尖，需要的時間就要長一些。但是到山尖是什麼？阿彌陀佛，這就是頂峰。所以說你把握住這句阿彌陀佛佛號了，老老實實的念下去，你那個智慧自然就生出來了。昨天還是前天我說了一句，大家學佛要學愚，不要學聰明。愚不是愚痴，不是愚昧，不是愚蠢，是大智若愚。當你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你顯現出來的是智慧。為什麼不要學聰明？聰明是世智辯聰。世智辯聰障礙你智慧的顯現。你如果重視世智辯聰，你喜歡這聰明，你智慧不會生出來的。所以老法師好像也說過一句：傻人有傻命。原話不一定是這麼說的，我記著。可能老法師在網上多次講到我的時候，大概多次提到，說你們都不知道她都實在到什麼程度，簡單到什麼程度。真是簡單，真是有些事情我真是弄不明白，我也不去弄，我也不研究。我現在目標定了以後，我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，別的在我這什麼都沒關係，和我往生極樂世界沒關係的事，我一概不去過問。

今天早晨，我和刁居士、謝居士我們幾個在那嘮嗑。我們說到一個什麼話題？說問事。因為刁居士說：大姐，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愛管事，誰家事我都想管，憋不住，不說難受。我當時笑了，我就說：閉上妳的嘴！真是，少說，多念佛。你有說一句話把對方傷了，弄得人家很煩惱；你要沒說，你念的是阿彌陀佛，肯定你傷不著他。他也不煩惱，你也不煩惱。念佛這個問題，好多好多人都在念。念的方式方法不同，這麼念的、那麼念的。不管怎麼念，你就想

你念的自在不自在？你生不生智慧？你是不是煩惱愈來愈輕了？如果你真是用這些標準去一個一個衡量，你就知道你念佛得不得力了。絕對不是念多少遍！

老老實實念佛，你才能夠達到你的終極目標。如果你還是這山望著那山高，比如說有的佛友問我：我念這個行不行？我念那個行不行？行！好不好？好！因為這個我也是跟老法師學的。你恆順眾生，他說他要念什麼問你好不好？你說這個不好，他能不能接受？好！因為佛經都是佛說的，都是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，沒有不好。老法師不說麼，都是第一，沒有第二。那我們也按照這個理念，確實是正確的，所以哪個都好。

那咱們怎麼來揀別自己我應該怎麼辦呢？你是什麼根性？如果你是修密宗的根性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認識，那你就修你的密宗，老老實實；你修禪宗的根性，你就老老實實修禪宗；我修淨土的根性，我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就是這樣，大家互相不干擾。我記得我那天說，我的原則就是，你修什麼法門，我讚歎；你讓我介紹哪個法門，我給你介紹淨土念佛法門。我覺得這樣做，大家彼此都高興，都不生煩惱。所以老老實實念佛，這個問題再三的說，說到現在，老法師講了多少年了，強調了多少次了，我們能不能按老法師說的去做？要不我說人，就是當你傻氣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你真是就轉換了，你那個傻氣就轉換成智慧了。怎麼轉換的？念佛念的，就這句阿彌陀佛，真是好使！在我這來我得到驗證了。因為我過去念佛不得力的時候，我也煩惱很多，這看不慣，那看不慣，尤其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，心裡很煩，哪家沒有難念的經。我說如果你把那本難念的經念好了，你這佛也就念好了，不要迴避。

我告訴大家，我曾經有過出家的想法。那是一九九三年、一九九四年，我特別強烈的一種願望，我想出家。我為什麼要出家？不



是說我修到那種程度了，我覺悟到那了，我要出家，我要成就，不是；我那時候想出家是一種逃避。家裡的事不順心，單位的事不順心，就像一團亂麻的纏著你，所以我想出家。我就覺得出家到廟上去，那就清淨了，我就那麼想的。

那年，我去普陀山抽了一個籤，那是我第一次抽籤。我和我老伴一起去，我老伴說：妳抽個籤。我說：抽籤幹什麼？他說：玩唄。我說：那你抽吧。他說：還是妳抽吧，妳抽得靈。我就去了。我告訴師父說：師父，我抽籤。師父說：妳求什麼？我說什麼也不求。師父說：妳什麼也不求，妳抽籤幹什麼？可能這麼想的，師父沒說出來。「那樣吧，妳心裡想件事不用說出來，妳晃。一個筒筒裡面有那麼多籤，晃出來哪個就是妳的籤。」我就這麼一晃就蹦出一個籤。然後師父拿來這麼大一個條，有四句話，就給我解釋說：妳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。我特別驚訝，因為我心裡想的就是這件事！我心裡想的就是我什麼時候能出家，它怎麼跑籤上去了？我說：師父，你怎麼知道我心裡想什麼？師父說：妳想的事都在妳這籤上的。所以就說我塵緣未了，我不能出家。

從那開始到現在，我的心就落地了。既然是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，我什麼事都不強求，那就老老實實在家修行也是一件好事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你成不成？這籤上說的對不對？它真是對上號了。我那個時候確實是想出家的。是不是出家就清淨？對於我們每個修行人來說，他都各有各的因緣。應該因緣成熟了，該出家就出家；因緣沒成熟，該在家咱們就在家。不是四眾弟子嗎？四眾弟子都做好了，那佛法不就興盛了！所以咱們做為在家的，修淨土法門的弟子，就老老實實念這句佛號。

我還想跟大家說，念這一句佛號作用大著，你可別小瞧這句佛號。現在災難比較多，我們學佛的同修們，面對這些災難應該持什

麼態度？昨天有個佛友問我一個問題，她說：妳告訴我有沒有世界末日：我說：老法師不都講了，佛家不講世界末日。她就笑了，她說：那這些災難怎麼解釋？我說：災難是有的。她問我有沒有災難？我告訴她有災難。下一個問題就應該問：學佛人怎麼樣面對災難？老實念佛！離不開這個主題。如果我們香港這一方的學佛居士們，老老實實念這一句佛號，我們香港這一方眾生就是最有福報的，就會康泰安寧。這一句佛號力量小嗎？如果你真心誠意的念這一句佛號，我昨天說了一句，震動虛空法界。你別小瞧了這一句佛號！全世界有多少修念佛法門的同修，大家都在念這一聲佛號，那個力量可是不能小瞧！能化解多少災難。

有的人說，你們是不是宣傳的有點過分？實際咱們也不宣傳這個東西。不說一九九九年、二〇〇〇年有災難嗎？現在這個沒有發生，很多人思想產生了一種麻痺大意的想法，就說沒有這個事。實際沒有任何人無中生有說這方面的事情。災難是有的，但是不可怕，不恐怖。我們學佛人不要驚惶失措，一、我們有依靠，我們有阿彌陀佛。老法師告訴我們，我們可以移民，我們移民到極樂世界去，然後我們再救苦難的眾生。再一個，我們自己念佛就可以化解災難，減輕災難。這不是佛教給我們的好方法嗎？我們大家用這個好方法，獻出我們的一點力量、一點愛心，好好的念這句阿彌陀佛，災難會減輕的，沒有什麼可怕的！但是絕不能掉以輕心，如果我們掉以輕心，當災難面臨的時候，你可能措手不及，你沒有心理準備。我們現在要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。

念佛是我們念佛人的本職工作，咱們就把它當工作任務一樣，去把它完成。每天早晨起來，你就想今天我一定要把這句佛號念好，綿綿密密的不間斷。然後到晚上你想想我今天佛念得好不好？真誠不真誠？清淨不清淨？你如果把這一天一天的都這麼老老實實念

阿彌陀佛度過的，一定會有很大很大的作用。你說你對法界眾生，虛空法界一切眾生，你和它們是一體，你自己受益，虛空法界的眾生不同樣受益嗎？在這個問題上，大家千萬提到日程上來。一定要把這句佛號綿綿密密、老老實實的念下去。要有個過程，不要著急。不說現在我怎麼沒什麼感應呢？我還是告訴大家，你不要求感應，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那種感應叫至誠感通，它是真實的，不是你求來的。人不說求不得，得是悟得、證得。

另外，在這個問題上，為什麼有許多人出偏？我知道有些人很羨慕這個神通，他不把念佛放在首要位置上，而是把求神通放在首位上，你這樣最後要招魔障的。你求感應、求神通，一定會招魔障的，只有你念阿彌陀佛非常穩當，不會有任何偏差，這個全靠你的心念，你心念是正的，你的道路就是平直的，你回家的路就很平坦。如果你的心念不正，你走來走去就會走很多岔道。你想，如果這一條直道是我們回家的路，兩邊有很多岔岔道，你要是沿著這條直路，一直念著阿彌陀佛走到家，會省很多時間。你要一走到岔道上去了，要岔得遠了，那就不知道繞到哪去了？等你再繞回來的時候，已經很長很長時間過去了。所以說，把握住今生這個大好機緣，老老實實把這一句佛號念到底。

我這次來香港，我覺得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是一塊福地，我昨天說了，在這塊土地上，我們能夠經常見到淨空老法師，這真是大家太大太大的福報了。我非常羨慕你們，我見老法師的機緣可能不會太多。將來我們在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就是永遠在一起了。在這個人世間見面的次數大概不會太多。因為一我不太好出門，我是老守田園那個類型的，哪也找不著，所以我也不想麻煩老法師。我看他老人家，在我的眼裡老法師就是一個慈悲的長者，我真不想勞煩他，我想讓他好好休息，保重健康，我是這種想法。我不是不想親近老

法師，但是可能方式、方法有些和大家不是那麼完全一樣的。我覺得老法師每當他瞅你，看你的那種眼神，真是一個慈悲的長者，你會一股暖流湧遍全身。

我在香港，不管我待幾天，我本來想我講三場。因為尤居士給我打電話的時候，曾經說過：給妳安排三場好不好，每天兩小時。我說：我到那就一切都聽您的，您安排我講幾場我就講幾場。所以今天是第三場。昨天我問了一句，我說：我還講幾場？我的日程怎麼安排？她說：那就隨緣！老法師不是讓您多住幾天嗎？原來要是按我自己的打算，我想第三講講完了，我就返回哈爾濱。昨天我問了老法師一句，我說：老師，您想讓我在這住幾天？老法師就說：多住幾天！多住幾天！我那就遵師命多住幾天吧。所以老法師讓我住幾天我就住幾天。到這來我就聽這的安排，咱們隨緣！老法師告訴咱們那二十個字，我在這裡再跟大家說一說。那二十個字不簡單！那是老法師幾十年甚至集一生修佛的菁華總結！你們動動腦筋。

今天，我們幾位哈爾濱來的居士，早晨在吃飯的時候，我們曾經說了一個話題。我問那個于居士，我說：小于，昨天我們不是聽老法師開始講那個《無量壽經》了，第一講？我說：小于，聽了老法師講的這一講，有什麼體會沒有？我們倆交流交流。我說：妳聽沒聽出來點味道？小于說：聽出來了。我倆沒有具體說，你有什麼感覺，我有什麼感覺，我覺得我倆感覺是一樣的，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。

所以咱們這一次老法師到香港來，在這開始啟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個機緣可太珍貴太珍貴了！將來用什麼語言來形容這次這個機緣的珍貴，沒有一個合適的詞語。我只能告訴大家這個。老法師的每一句話，你都要仔仔細細的去聽。我昨天晚上聽了一遍。今天早上過來，我在聽經那個屋，老法師還在講，光碟在放著，我又坐那

兒去聽。聽第一遍和聽第二遍的感覺不一樣，你聽第三遍和聽第二遍的感覺又不一樣。如果這套光碟出來了，大家千千萬萬好好的聽！你會聽出味道來的，你會知道老法師為什麼要在香港開始啟講這部經。為什麼？你自己問自己一個為什麼？然後，你再去聽經，你去找答案，你會找著答案的。這個機緣和其他任何一次的機緣大不一樣，不相同。

昨天，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們各位聽沒聽到？如果聽到了，可能第一遍聽，大概是不會印象太深刻，也可能有智慧的人聽明白了。如果咱們稍微笨一點，第一遍沒聽懂，第二遍再聽，第二遍沒懂，第三遍再聽，總有一天你會聽懂的。到那時候，你會恍然大悟：哇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我怎麼現在才明白？真是這種感覺。

我覺得我這次香港之行沒有白來。我能親自聆聽老法師開始講這部經，我非常幸運！哪怕我不能完全聽完，我聽它個三講、兩講都是非常幸運的。對我的人生，不說是有什麼轉折，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！真是，我就感覺到我一夜之間又長大了，我就是這種感覺。雖然我已經是老太太了，六十六歲了。我昨天晚上聽師父講了第一集（第一講）以後，我就有那麼個感覺我又長大了。那就說明，在修學的路上，我又懂得了一個道理，我又上了一個臺階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你在老法師身邊你所感受到的，和在光碟上看的，這回我可知道，真是不太一樣，不太一樣。那時候我每天都面對著鏡頭，聆聽老法師的教誨，和我現在面對面的聆聽老法師的教誨，不完全一樣。這種攝受力、感染力確實是比在鏡頭前要強烈的多。我是一個字也不敢漏，因為人到這個年齡段，有些時候耳朵可能還稍稍有點背，我得仔仔細細的聽，甚至我都怕漏掉一個字，都覺得可惜。就這種感受。

咱們大家在一起相處了這麼幾天。反正我這個人，如果說我有

什麼優點，就是實在。我不管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熟悉的、不熟悉的，我都實在，我都真誠，我沒有分別心。我不會分誰和我親一些，誰和我遠一些，我沒有這個分別，因為大家和我都是一家人。我來到這裡有一種感覺，就像回家了一樣，非常親切，我沒有陌生感。真的，香港我是第一次來，以前只是在電視上看見過，這次親自到香港體會體會是什麼滋味。這也是我們祖國大家庭的一部分！

在這個問題上，我跟大家說老法師這二十個字，說到老法師啟講這《無量壽經》，為什麼？我表達明白了沒有？我覺得我表達明白了。我再三的說，太重要了！太殊勝了！太值得珍惜了！這次你們如果有機緣，老法師在這裡講幾節，你們有機緣都能聽到，真了不得。我可能沒有這麼大的福報，沒有這麼大的機緣，可能再過個一兩天我就要往回返了。我希望如果你們有時間，不要錯過這機緣！大家要珍惜這次機會。

老法師在那個二十個字裡告訴我們的，非常簡單。二十個字，做起來說難也難，說簡單也簡單，真是這樣的。為什麼把真誠放在第一位？你們掂量掂量。沒有真誠，你能清淨嗎？你沒有真誠、清淨，你能平等嗎？你心裡有分別！你沒有前面這三個，你能慈悲嗎？能正覺嗎？你沒有正覺，不是正知正見，不是正知正見，就得不到正覺。你沒有前面這四個，你慈悲心發不出來。

慈悲心發出來是什麼感覺？你面對一切人都感覺到那麼親切，那麼可愛。我看誰，我都覺得是我的家人，都是我的親人，我看誰都不陌生。現在就是這種感覺。這種慈悲心發不出來的時候，我有分別，我喜歡這個，我不喜歡那個；我看他討厭，我看他可愛。我現在不是這樣了，我現在看誰都可愛。到這來，我看到你們應該都說都是第一次見面吧？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陌生，我覺得你們就是我身邊的親人。我們每天都在見面，也可能咱們多生多劫那就是在

一起的，所以見了誰都覺得很面熟。究竟在哪見過？現在不知道，將來在哪見？那我知道。是不是？以前在哪見過，大家琢磨琢磨。咱們從一個地方來，回一個地方去，你說能不親切嗎？能不認識嗎？

今天有佛友來看我，上海的、大連的幾個佛友，來跟我約一約，想請我到他們的地方去見見。我說好，我會滿大家的願的。一個老太太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哪兒需要我去見見面，那我就去唄。我跟他們開玩笑，我說：老太太長的漂亮，大家愈看我愈漂亮，有什麼不好。我看你們也高興、開心，你們看我也開心、也快樂，大家都快樂多好！只要你們開心，我就開心，你們哪兒需要我去，我就去，願意怎麼看就怎麼看。有一個小佛友說：我看您像我媽媽，怎麼這麼親，像媽媽。就是嘛，說媽媽就是媽媽唄。所以有的佛友說：劉姨，我不想管妳叫劉姨了。我說：那叫什麼？叫劉媽。然後又說：把劉去掉吧，就叫媽吧？我說：隨你便，這是一個符號、代號，你想叫什麼就叫什麼。你叫姨，我也答應；叫劉媽，我也答應；叫媽，我還答應。我說沒差輩兒，都在一個輩兒上。行，就這麼吧。

所以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佛友都喜歡上我家，都覺得我這人比較隨和。我原來性格不是這樣的，我這三天能夠面對你們說這麼多話，我自己都奇怪，那話我怎麼說出來的。我原來性格內向到什麼程度？我當老師的時候，你們可能說，那妳當老師能不給學生講課嗎？那我肯定是講，講完課就是講完課。我和學生關係特別好。為什麼？因為我那個班都特殊，我教的都是特殊班。比如說分班的時候，十個班，這一個學年，十個口袋裝好了，平均分配的。然後班主任老師來抽，你拿到哪個號就是哪個號，這個班就歸你了。那我也分到一個口袋，然後我這口袋往這一放，就是敞口的了。那九個班

的老師都上我這個口袋來換，她那個口袋裡的她不想要哪個，塞到我這口袋裡；我這口袋裡哪個她相中了，拿去裝在她那口袋裡。最後大家都挑完了，剩到我這口袋裡的就是我班的學生。我教的就是這樣的班。所以這些年他們都說，這些孩子們也都成就了妳。真是成就我，淘啊，調皮！

我跟你們舉個例子，他們能淘到什麼程度。那個教室裡，那是出氣的窗，帶著那小鐵片，就是那橫橫橫豎豎豎擱那小鐵片，我估計可能是通風口吧。我的學生能把那個麻雀抓住以後，塞到這個通氣孔裡，然後栓一個繩，栓著這通氣孔。他們要是討厭哪個老師，就給你準備好了。老師往講台一站，班長一喊「立」，這面繩一拉，麻雀滿教室飛。我那學生就能淘到這分上。

還有，都有一個方的粉筆盒裝粉筆放在那個講台上。我的學生把這粉筆拿掉，裝了什麼進去？就是沒長毛的那個小老鼠裝在這粉筆盒裡。上課的老師是個女老師，這麼一拿粉筆，抓著軟呼呼的，毛茸茸的，嚇得嗷嗷哭。上教研室喊我：劉老師，妳班我那個課我不能上，那都什麼東西？軟呼呼的。我說：哪有軟呼呼的，擱哪放著？她說：擱粉筆盒裡。我說我去看看。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後，一看粉筆盒，這不是滿滿的一盒粉筆嗎。在她找我的這個工夫，人家這些淘氣包子們已經換包了，把耗子拿出去了，把粉筆又裝回去了，一個個坐得直溜溜的。還奇怪，裝的那模樣可可愛了。「老師，妳幹什麼來了？這堂課也不是妳的課？」剛給老師氣跑，我來了他們就這樣。

最淘的那個學生，他能把那個紙摺成鼻子、眼睛、嘴，帶窟窿的。因為他對我非常好，上課他不搗亂。他小學念了六年級，就認識他名三個字，還不會寫。六年就學會認識這三個字，你說上課你讓他乖乖的坐那，難為不難為他？所以我挺同情他，我一點也不討



厭他。我這面回過頭到黑板一寫字，他把他的這個「臉」突一下就掛上了。你說同學能不笑嗎？哈哈就笑了。我這麼一回頭，他這個「臉」已經摘掉了，一本正經的說：笑什麼，笑什麼，不要氣咱們老師。大家誰都不敢笑。他就像一個王子似的，就能淘到這個分上。

這就認識這三個字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。我想了個什麼辦法呢？我姑娘那年上小學一年級，我就跟他說：讓我姑娘當你的小老師，你上我家去上課，行不行？他可高興了：老師，我上妳家上課。天天背小書包上我家，我姑娘給他上課，教拼音a、o、e、i、u、ü，「北京天安門」，就教他這個。我姑娘學的回來教他，就是這樣的。現在我們聚會的時候，他說：老師，我得去看看我的小老師。我說：你還記著呢？他說：我怎麼不記著呢？我們倆面對面坐著，可鄭重其事的教我「北京天安門」，a、o、e、i、u、ü了。他現在已經都四十多歲了。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我說，人生當你面對著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你怎麼看？如果換別人說，這學生還能教？這成天跟他操這個心。因為我的學生家長都說：老師，這個班妳要從現在帶到他們畢業，妳得短壽十年。這麼集中，你說你管誰呀？成天跟他們轂轆在一起。但是我和學生的關係特別好。我教了那麼多年學，就是中學、小學我都教過，我沒有感覺說我學生討厭，我學生氣人，不聽話，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。我到現在我回過頭想，如果重新讓我選擇職業，我還選擇當老師。特別好！跟他們在一起，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孩子。因為我的年齡本來就不大，我教的最大那學生比我小個五、六歲。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看不出來誰是老師誰是學生。跳繩一起跳，打雪仗一起打。

有一次，我給你們舉個笑話，這個時間還有幾分鐘，我給你們

講個笑話。我教了一個一年級的班，那個小學。我剛上班，小老師，我又接了一個一年新班，小學生。第一天，收學費，那時候每個學生是三塊錢，我就讓我媽給我縫了一個大布兜子，就這麼挎到脖子上。這兜子不就在胸前，幹什麼？收錢用的。然後學生和家長來了以後，我不知道讓他們坐下。我攔前面這個一坐，學生、家長就都給我呼到中間了，呼得我這汗順臉往下淌，然後這手收錢往兜子塞，這個手給人家開收據。給我忙的、熱的，好不容易收完了。我出去一看，人家我們學年組長是個老教師，人家怎麼那麼規矩？家長一行一行，學生一行一行，人家坐在前面穩穩當當的，這就學了一招。我知道，收錢的時候讓他們都坐那，一個一個來交，不是他們把我圍著，就這樣似的。

孩子上廁所，我還給準備衛生紙。下課都上我這來發紙，我那攔桌子放著，上廁所發一張，上廁所發一張，又叫學年組長看見了。學年組長說：劉老師，妳這幹什麼呢？我說：發手紙。他說：這個得讓他們自己準備，自己發，不是妳給發。又學一招，老師不給學生發手紙。那小不點兒不會脫褲子，我就得領著上廁所，我給他整褲子。便完，我再給他提溜起來。就是這樣的。又叫學年組長說了，人說：妳不能各個領著上廁所，這得培養他們自立能力。這不行，就是這樣的。

結果有一次下大雪，我們學校的樓後下的那雪都能沒腰，就那麼深的大雪坑。我就領我班學生去打雪仗，男孩一撥，女孩一撥。我和女孩是一撥，那男孩就摳個大雪洞就把我塞進去了，然後上面拿雪把我埋起來了。這女孩一看老師怎麼丟了呢？其中有倆是一對雙，我記得特別清楚，叫吳雙美、吳雙麗，小姐倆。這下站哪就哇哇就哭了：老師丟了！老師丟了！我趕快從雪洞裡鑽出來，我說：老師在這。當時正好是工人下班的時間，那一個道，工人下班走的

時候，都站那兒看，說：你看這小老師和這小學生，怎麼玩的這麼開心呢？我那個時候，我甚至比那孩子我還孩子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可能就是這樣，我這六十多年，我真是我覺得我可開心了！我可瀟灑了！我沒有大人的那些負擔，因為大人的那些事我不明白，我就明白孩子的事，我就跟孩子們在一起行。所以我的學生說：老師，妳中學不能教了，小學不能教了，幼兒園也不能教了。我才知道，什麼意思？說：老師，妳太單純、太天真了！和幾十年前教我們的時候沒什麼兩樣。這是我學生聚會的時候他們跟我說的。老師，妳現在怎麼社會經驗，妳一點沒增加呢？我說：那個對我來說都是沒有用的東西，我不用增加，這不挺好！

所以有些個時候，你那樣想，你說為什麼我說學佛快樂？學佛高興？我愈來愈體會到，就是方東美先生說的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」，真是享受。現在大家活得累不累？趕快跳出來，好好念佛！好好享受享受念佛的快樂！所以我說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！如果你要是智慧，你走這條路，你就是大智慧之人！祝賀大家成為這種大智慧之人。

今天就講到這。阿彌陀佛。